



盐土路

雨燕 / 著
作家出版社

盐大路

雨 燕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盐大路/雨燕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0

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462 - 0

I. ①盐… II. ①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1296 号

盐 大 路

作 者: 雨 燕

责任编辑: 汉 睿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30 千

印 张: 22.75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462 - 0

定 价: 33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雨燕 原名罗晓燕，女，土家族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恩施州政协委员，湖北利川市新闻中心资深编辑、记者。

代表作有散文《我们家的园子》《小镇三宝》，中篇小说《旺子的后院》，长篇小说《这方凉水长青苔》。

《盐大路》是中国作协2011年的重点扶持项目。2013年8月，《盐大路》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头条刊出。

第一章

热闹了数百年的盐大路，一冷清又是几十年。

茅草和藤萝便有些逞强，春雨一来就斗狠，发了疯地长，把一块块泛着光的青石板严实地掩了。苔藓也活泛起来，绿茵茵地覆盖了一层又一层，似乎要隐瞒啥。可是，数百年的盐道，数百年的风流……早就渗进石头缝里，偶尔一脚踩上去，打杓窝子露出来，兴许一段往事就开了头。镇子也是，将百年老街遗弃在河湾里，鲁莽而急促四处扩张。老街一冷清就老实了，像做错事的小媳妇，低眉顺眼的，静静地天亮，悄悄地擦黑。就是晌午时分，阳光是燥热的，灶却火熄灰尽。偶尔有点炊烟，也是草草掠过。仙缘客栈大门紧闭，碗口粗一根抵门杠横在地上，两头铁皮生出斑驳锈迹。门上那副对联很是日白：“日过三千好汉，夜宿八百英雄。”炫耀阵子也就罢了，偏偏它是刻在门框上的，时过境迁也不知隐退，多少有些丢人现眼。看嘛，对面来一个染黄头发的愤青，立马便啐了它一口：“就这卵子大点儿地？”木桃那些蜂箱歪七倒八，遮天蔽日的家蜂不知去向，几只野蜂子为了打破寂静，在瓦檐下面追来逐去，嚶嚶嗡嗡……和旧时莫老君的鼾声搅在一起，此起彼伏，把人好好的心境弄得惨淡凄凉。

最不经倒腾的还是那家盐行。它几易其主，从简家几代传下来，一直叫着简家盐行。到青苳母子那里，改成怀远商行。后来交给国家，叫光明合作社……最后闲置了，废弃在街中央。栗红的柜台变成褐黑，像冬天小腿上的死皮，轻轻一抹便四处脱落。寸把厚的灰尘覆在上面，仿佛对过去的热闹生了恨，非彻底掩住不可。雕花垛子上的花鸟禽兽原本精致，可惜被蜘蛛织了网，大小蜘蛛吊儿郎当在上面荡着秋千。

嘲讽啥子呢？世间的事，本来就是热了凉，凉了热。盐行、商行、合作社还能例外？

“挑二哥哥你莫忙，太阳落哒有月亮。当家立志有哥嫂，泡茶弄饭有爹娘……”这歌儿是那些老挑二留下的，可他们人大都走了，风流诡异的湖南客也断了路。黄昏时节，闷兜好好地坐在阶沿，竟然迷糊过去。醒来，暮霭已黏稠。冰凉的汗水从后背渗出来……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，自己就是盐大路上一粒尘土！趁还有口气，他要带着孙儿再走一次盐大路，摆几段龙门阵。要不，这路，这人，这事，真的随风而逝了。

这龙门阵从哪里开始呢？就从梅子镇说起吧。人们说，它是一个古镇。但到底有多古老，无从考证，只晓得它因路而生。先有路，后有镇。路有多老？众人跑到老白果树下，跟石先生讨教。石先生是梅子镇的神，他用茅草在白果树下搭了一个凉棚，棚子上挂着大大小小的草鞋，在风中磕磕碰碰。梅子镇有一个规矩，谁做了错事，自己打几双草鞋挂在石先生的摊子上，任由过路客取用。所以，石先生的摊子一年四季都挂着草鞋。石先生长年木着张脸，眯着眼看过往行人。有人问卦，他就用三枚自己才分得清阴阳的铜钱，给人预测吉凶祸福，掐掐算算很是灵验。其实，石先生是个吃了五谷杂粮也得灾星的凡人，只不过是每天看大路上人来了，人去了；镇上人家兴了败，败了兴；生生死死，起起落落……久了，多了，惯了，淡了，世事便在心里通透明白。石先生身后这棵白果树也有些年头，传说是神农氏随手丢弃的几粒种子，长成树，挤着了，索性长在一起，中间枝繁叶茂，树巅却像几只利爪，伸向蓝天去抓云朵朵。树根空了一个洞，冬天可以挤进来七八个叫花子，也有过路客钻进去躲雨。里面有一条碗口粗的老麻蛇，每年端午节前后都会现身。最近几年不见了，人们猜想它已经老死，进去寻蛇皮绷胡琴。谁知，却在冉家大烟馆的椽角上见到它。它躲在椽角上吸烟，上了烟瘾，再也不回树洞了。有一回它在屋梁上打哈欠，吹一口阳尘撒在冉家大爷额头上。冉家大爷一抬头，看到一张血红大嘴，吓得直挺挺倒在地上。醒来，那畜生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众人吵闹着来到石先生的摊子上，他正埋头喝一罐老鹰茶，被人问得呼急，只好把白胡子从茶缸里捞出来：“少则几百年，多则几千年。”众人并不罢休，非要追根溯源。石先生拼命朝后扬脑壳：“我们是巴国的子民，五千年前被人称着咸鸟，专门给‘巫咸国’运盐销盐。后来，制造大木桶隔断江水，取得食盐。又在阳溪、云阳、彭溪、胸忍、忠县等地开凿盐井。湘鄂陕的崇山峻岭中，早早就有数千里的运盐通道。巴人将食盐运往汉中、两湖、四川……别看这路像鸡肠子，随便踢着一块石头，你都得叫老祖宗！”众人惊叹，老先生学问太高了，连五千年前的事都晓得！石先生眯着眼，又把白胡子搅在茶缸里。众人见他连茶母子都喝了，纷纷上去抢茶缸，要给他续水。

续了水，茶味淡了，石先生尝一口，将茶缸推到一边去，继续他的龙门阵：清雍正年间，改土归流之后，商业贸易活跃，私盐泛滥，川盐大量销入民间。到了清咸丰时期，清政府实行川盐济楚，四川盐商发泡粳米一样。日本鬼子一来，国民政府再来一次川盐济楚，挑二们蚂蚁搬家似的来来往往，这数百里山野哪里还有清静？耳濡目染，麻雀儿的调调都带荤！正说着，头顶上黄豆雀儿一泡屎拉下来，咚！砸在他的茶缸里。

石先生不是日白。梅子镇虽然深藏在大巴山的旮旯里，但它是湘鄂出川西去的必经之路，一年四季，锅里不熄火，路上不断人。四川、湖南、湖北的盐贩子、宽货客、鸦片客、挑二……一浪紧接一浪，放开嗓子大声吼：“上挑桐油下挑盐，上挑桐油到四川，下挑巴盐到湖南……”

虽是在大山之中，梅子却是一个水码头。弯弯拐拐的梅子河从齐岳山下浩浩荡荡而来，在镇子外边使劲一弯勾，顿成一片镜子般的湖泊，然后，从天边几棵麻柳树下溜过去，跌进深山幽谷之中一条暗河。镇子人都晓得，这河湾是有些名堂的，若是中央显现出黑、白、蓝三色布匹，镇子一定会死人。所以，一到黄昏，人要结伴才到河湾来。倒是狗喜欢聚在这里朝空中狠劲地撕扯。人们说，狗看见鬼了。于是，掌心便要捏出汗锅巴：“阎王爷又要收人了！”家有久病不愈之人，便要加紧预备老衣棺木……梅子河流经的那坝子名叫银子坝，是产白大

米的地方。

梅子人开店，做手艺，种庄稼，打猎，捕鱼……最多的还是挑二。闷兜十六岁就当挑二了，是母亲逼着去的，原因是他躲在福缘坛皇坛的椽角上，偷看了花喜鹊的白屁股！

闷兜姓吴，大名顺子，是咸菜店老板娘杨青苹的儿。他还没出世，爹就在盐大路上丢了。他爹是简家盐行的带捎，人机灵，功夫也好，领着一捎人纵横盐大路，棒老二不敢动他分毫。娶妻不到一年，听人说云阳有一笔好买卖，独自凑钱出去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杨青苹挺着大肚子在盐大路上苦苦寻找，男客像三伏天的露珠，瞬间蒸发，不留半点痕迹。十多年来，她在大门口卖咸菜，眼睛朝街口巴巴地望：黑心烂肠的，当真不回了？

花喜鹊被福缘坛打屁股，是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天。

梅子的春天多雨，花红柳绿的时光，多半被烟雨温润地捂住，不让过路客粗俗地撩拨。快到春社了，天还不见放晴。简家盐行的算盘，比外面的风声雨声还急！简老板总在顾客稀少时，带着伙计在柜上盘存。简老板十八岁的续弦花喜鹊，在吊脚楼上看了柜上的情形，撑了把油纸伞，心急火燎从后门溜出去，到下街去会她的情郎。

油纸伞罍粟花一样在河岸绽放。花瓣儿下面，绣花鞋在舞，绿绸裤在摆，青草尖上的水珠儿串串洒落。小妖精，把沿河的景儿都惹活泛了！仙缘客栈那只老牙狗也贪，把嘴拱上去，吊着一丝香味儿没命地嗅。

大黄狗跟着花喜鹊，走到下街两间僻静的茅草屋。那屋子是莫老君扔下的，歪歪斜斜像两朵长偏了的牛屎菌儿。花喜鹊朝门缝里挤，它也朝里钻，一根棍子猛地劈下来。它“嗷嗷”两声怪叫，撒腿飞跑。

花喜鹊把伞扔在屋角，紧盯着幽暗中那张清俊的脸：“逃吧，这种悬吊吊的日子我过够了！”那人脸上麻木，手却格外利索，在她身上又抓又捏。

搂住花喜鹊的，是简家的私塾先生余孝勇。他跟她屋上坎下住着，早就你情我愿，私订终身。可夏媒婆横插一杠子，要把花喜鹊说给简老板续弦。花喜鹊的爹眼热简老板一挑白花花的面面盐，硬把她

塞进简老板的花花轿子！简老板比花喜鹊的爹还老，之前有三房夫人。娶花喜鹊进门的时候，压断街的人围着看，看她值不值得起那挑面盆。看了的人都说，值！别说一挑，两挑三挑都值！简老板一张马脸，从花喜鹊进门那天起，就笑成了一堆牛屎粪。

余孝勇不甘心心上人被抢，追到梅子镇，做了简家的私塾先生，教简老板的独生女雪涛断文识字。雪涛是简家大房夫人生的，请石先生取名字的时候，他正在吟诗：“……晨烧暮烁堆积高，才得波涛变为雪。”巴掌一拍：“就叫雪涛！”雪涛跟花喜鹊有缘，整天亲亲热热缠在一起。而余孝勇与花喜鹊，也饿狗离不得臭茅坑，避开众人的眼，麻起胆子偷！

屋外雨像瓢泼，街上雾茫茫一片。一街的喧嚣被雨点儿压了下去，形形色色的幌子在风雨中疯狂地翻卷。老天眷顾有情人！两人趁着雨势，在苞谷壳里一阵翻滚。

事毕，雨停了，雾散了，先前温柔的梅子河变得波涛汹涌。冲散的野鸭子重新聚在一起，顺着湍急的河水向下游；行人急不可耐，滴滴答答一街走出头……余孝勇替她拈了发间的苞谷胡子：“回吧，老东西要上楼了！”花喜鹊死扯着他的衣襟不松手：“逃吧！”余孝勇不应答，一把将她推出门。

一说正事，就哑了口！花喜鹊从后门快快往回走。她讨厌盐行，讨厌简老板那张松垮垮的脸，讨厌他满嘴牙垢，讨厌他喉管里永远清不干净的脓痰，还讨厌他整夜稀里古怪的折腾……翠鸟在树枝上抖羽毛，水珠儿溅了她一脸，冰冷地淌进脖颈里，凉啊！不单是凉，吊脚楼上还有密密麻麻的眼睛！抬头看远山，前程被一团浓雾严实罩着，撩不开，也看不清。一冷噤袭来，她一路跌跌撞撞回了盐行。余孝勇倒是逍遥，慢腾腾去了把东寺，找和尚要了一本经书，夹在腋下，大摇大摆往回走。

吊脚楼后面真有一双眼睛，把一幕偷偷看了，随即跑到福缘坛，在降生跟前一阵比画。当晚，福缘坛议事：三天后晨昏交替之时，他们要在皇坛作法，请查劫大仙下凡惩戒人犯。

那个春天，梅子的天漏了，雨总不见停。栈房老板就欢喜下雨，这哪是下雨呀，分明是往屋里流银子！老板殷勤，过路客心里像猫抓！他们站在屋檐下看天，心焦毛躁地喊：“天晴等路干，落雨把稍弯（住店），几个卵钱吃完哒，脚板直将翻！”辛苦挣几个力子钱，店钱一付，多半亏本！可锅巴盐、面面盐都怕湿，只得耐着性子等。实在不耐烦了，就找乐子消遣。赌博的，唱曲儿的，敲三棒鼓的，吵闹得要到店子的屋顶掀翻。

骡子来了，戴个偏斗笠，一路甩脚甩手，鸭母一样淌着水。他路过咸菜店，要去仙缘客栈耍钱。骡子是个趿半截鞋子的混混儿，父亲早亡，母亲跟湖南客跑了，从小散马无笼头到处窜，专干偷鸡摸狗打架绊皮的烂事。一街人嫌他，如同一堆不肥田的臭狗屎。他上了仙缘客栈的阶沿，却被一股香味绊住了。回头，咸菜店门口的案子上，白纱布掩着一钵橙黄的大头菜！既然没人看摊子，我先啃一个再说！骡子大步扑上去。

闷兜正冲着黄屠夫墙角一簇大黄叶子撒尿。母亲越忙，他越有机会出来撒野，打呀闹地玩得痴迷。这娃几个高，像腊尿浇出来的苞谷苗，狠劲往上抽条。去年刚好合身的一件灰布衫，眨眼就短了半截。勉强穿在身上，仿佛粽子没扎紧，开水一煮，白糯米拼命往外挤。因为太顽劣，一街人骂他心尖长在屁眼上，杨青苹好好一个人，养出这么一个儿！没爹的娃儿，哪来的好脾气？杨青苹听了恼气，他却丝毫不顾妈的脸面，照样一街野出头。这会儿，刚把一泡尿撒完，看见王木匠门口的芍药蹿出了花苞，抹一把浓鼻涕，狠狠砸下去，花苞儿犯了错似的，立马就蔫了。这情形让他格外好笑，索性掐了，揉成一团扔了。猛一抬头，自家门口有个影子在晃。咯老子的，是骡子，龟儿子在偷大头菜！他顺手拖了黄屠夫家撑幌子的竹竿，张牙舞爪冲过来。骡子囫囵啃了口大头菜，拔腿就跑。两人一前一后，呼呼啦啦一街飞出去，撞飞了转转街罗家一簸箕豆腐干，卷走了水巷子满大夫门前的白幌子……骡子想躲到白果树洞去，却牛网刺一样绊翻了石先生算命摊子。他怕石先生见责，一口气跑到梅子河坎上：“天王老子嘞，没得路了！”

闷兜一竿子打在骡子的脚后跟，骡子甩着痛脚，连忙将半边大头菜扔过来。大头菜在地上一翻滚，糊了厚厚一层泥浆子。闷兜更加来气，捡起一块石头，高高扬在头顶，一副非打破脑壳的架势！骡子招架不住了，冲他一声大吼：

“你，想不想？看花喜鹊的白屁股！”

闷兜猛吸了一口气，把飞出去的石块紧紧一把抓了回来。顺着骡子的指尖儿看过去，花喜鹊头上戴个斗笠，腋下夹只木盆，手上拎只棒槌，从简家盐行临河的吊脚楼上踮下来，摇摇摆摆来到河边，轻盈地踩过几个跳礅子，在河中一块大石板上捶衣服。她把身子贴在河面，屁股却撅得老高！滚了边粉红的衣衫遮住了她的细腰，却遮不住屁巴骨上那一片白花花的肉。那白色似满河春光，比岸上那一树梨花还扎眼！他们紧盯着，热辣辣地看，火苗子把她后背灼得生疼。她腾出手，将衣衫死死扯住！

闷兜十分不安逸，冲骡子吼：“看看看，看个鸡巴！你眼睛会钻纱？”捡起石头要扔。

骡子捂着头，神秘地朝他招手：“不是刚才，是明儿早晨！明早晨昏交替时分，你去福缘坛的皇坛，趴在椽角上，保证能看到花喜鹊的白屁股！”“哄鬼！‘皇坛’是神待的地方，哪个敢去？去了就能看屁股？”

骡子一步跨到跟前，悄声说：“你不晓得，她偷人！偷简家那二不捺五的私塾先生，被人告到福缘坛，福缘坛明早要在皇坛请查劫大仙打屁股……看门的坛友是我兄弟，晚上我叫他给你开门……”

数百只虱子在闷兜身上咬，挠不着，难受死了。那姐儿白！早先一街的男客都在猜：“太阳晒得着的地儿都白成那样，晒不着的地儿呢？”黄屠夫最无聊，想得痴迷了，一滴口水掉到猪宝肋上，一街传遍，白花花的一块宝肋肉，比老鼠屎还贱。闷兜朝花喜鹊那边几声坏笑，把石块扔在水里，一连打个六个水漂漂。

晚上，闷兜着急要去福缘坛，杨青苹却从不早睡。她把刚做好的榨菜撑了满满的两大坛子，又提一桶清水进来，一个一个清洗坛沿。做咸菜讲究的就是坛沿水，干不得，也脏不得。门窗外有凉风扫进来，

把枳油灯吹得左右摇晃，差点熄灭。她灵巧的身影在板壁上忽明忽暗……一年四季她就是服侍这一屋坛子。把它们一个个填满，又将它们一个个卖空……手上有事做，心里就不想事。有些事不着边际，把人的精气神都耗了。孀不孀寡不寡的日子，熬得人懒心淡肠。每天累得浑身骨头散架，上床一觉睡到天明。洗完坛沿，青苹又把一箩筐儿菜疙瘩端到天井里，拿一把尖刀，剔了老皮，乒乒乓乓往木盆里扔。

大门出不去，闷兜搭了只板凳从窗户翻出去，被后檐沟一丛豌豆绊住了。他挣脱了藤蔓，从墙脚一条夹缝别过去，灰扑扑地站在梅子镇昏暗的街上。打更的锣在深巷里郁闷地响……闷兜一撒腿，朝福缘坛飞跑。

福缘坛在关帝庙背后，丈多高的竖立的龙古石，圈着一坝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院子，古树伸展着华盖，遮挡了大片天光。威严的石砌大门，时常有人把守，只有福缘坛的坛友才能进出。把东寺供佛，关帝庙供武圣君，福缘坛供儒释道及地方先贤圣人。坛中常有法事：祭祀、查劫、捉鬼……福缘坛主事的叫主礼生，下面有降生、教生、贡生……负责神坛事务。

闷兜摸到老桂树下一个小侧门，一碰，门开了。远处墙角一盏昏黄的灯笼，脚下一道幽深蜿蜒的长廊。脱了鞋，赤脚跑进去，是一个空旷的石坝子。穿过坝子，翻过一道包着铁皮的门槛，上几步楼梯，从一条回廊出去，到了另一个院落。抬头，对面高楼漏出几丝光亮，皇坛到了。闷兜照骡子的吩咐，从东边厢房进去。上了窄楼梯，一转角，妈呀，面前站着一只怪兽！他倒退几步，缓过神来细看，是一尊痴头傻脑的木雕。他恼火，把汗珠子抹下来，涂了它一脸，随后轻脚轻手爬上皇坛。

纸烛味儿猛扑过来，差点熏他一个喷嚏！他捂着鼻，不敢发出声响。桐油灯在案子上亮着，没有风，烟雾照直冲向楼顶。背心凉呢！他想逃，又害怕弄出响动。咬牙爬上桌子，吊着椽角往上攀。纵身上去，躲在一块扇形雕花木匾后面。

时辰过得好慢！迷糊到凌晨，才听到咿呀一声响，门张开一道缝，凉风挤进门来，将桐油灯瞬间灭了。灰白的天光下，一个轻盈摇

摆的影子移进来，果真是花喜鹊！

她往皇坛跟前一跪，帘子里面传出声来：“坛友花喜鹊：速报童子传你来皇坛，你可知罪？”老天，那声音像刀从喉咙里刮出来的，听得人胆寒。不等她答白，那刀子又刮：“你与私塾先生私通，坏了坛规，我代查劫大仙来惩戒你！手掌屁股各受五十板子。”

不由分辩，一根竹签就从神坛的竹筒子飞出来，在花喜鹊的手掌心急促地跳跃。竹签飞回去时，那掌心已经凸起，肿得像肖老七的泡粑。帘子里再刮一刀：“脱裤子！”花喜鹊手一松，裤子垮到膝盖，她慌慌地朝面前一块棕垫子伏上去。

闷兜屏气凝神往下看，他看到的不是屁股，而是一轮满月，从一口深井里浮出来，散发着一团温润柔和的白光。他想伸手触摸，叭！天花板上飞来一块板子，朝它不停地击打。那月光淡了，暗了，由白变红，由红变紫……闷兜心里发紧，想喊又不敢出声。嘴一张，一串口水滴下去，砸在花喜鹊散乱的发梢。

鸡终于叫了。花喜鹊爬起来，慌乱地系了裤带，趑趄着下楼……出了福缘坛，急急忙忙回去。闷兜觉得，花喜鹊一走，整个福缘坛都空了。他从椽角上下来，走到门口，身后的皇坛顿时灯火通明。他不敢回头，撞鬼似的拼命往外逃，一头撞在福缘坛的石门上，当！把东寺的钟响了。

把东寺被几棵粗壮的火炮树拥在镇西的山坡上，钟声就从那团黑云里飘下来，在镇子那些青色屋脊和雕花飞檐上一个劲地缠绕。紧接着，关帝庙的鼓也响了。关帝庙在镇子中央，面前一块空旷的坝子，四周是青石砌成的围墙。鼓摆在朝东一个屋子里，足足占去半间。

“热粑粑，热粑粑，吃了好爬清风垭——”梅子开门最早的是肖老七，他总在最早一拨客人经过之前，把一簸箕热泡粑摆在了大门口。晨光从热雾中穿进来，刻薄地照着他的秃头。他撩起围裙擦汗，把细沙子一样的嗓音渗进梅子的大小角落。一街人都晓得，肖老七卖泡粑靠的不是嗓门儿，而是做泡粑的真功夫。那泡粑发得好，拳头大一个，一把捏到掌心，松开，马上复原。

动静最大的数仙缘客栈，门杠子一响，老板娘的骂声满街飞扬：

“砍脑壳死的，一屋子骚味，熏死人了！”她趿双棕拖鞋，披头散发站在客房门口，耳刮子来回扇，要赶走十几个男人身上散发的烟味、汗味、骚味、屁味……一声吆喝之后，他们家的通铺楼板开始剧烈地抖动：“老板娘，给我打盆凉水来，胯间这家伙不老实！”老板娘把响篙哗哗敲在床沿上：“吃我几棒就下去了！”“要得，我先吃你几棒，你再吃我几棒！”

客栈老板姓胡，老板娘被人称为“胡椒面”，一脸堆着笑，天大的事经她一周旋，死的变活，活的变飞。胡椒不是药，是顺气的！她和颜悦色往外转一圈，乌风暴雨一般冲进来：“哪个砍脑壳的把屎拉到老娘碓窝里？”众人一边认领担担儿，一边哼哼：“昨夜念娇去得凶，郎在后檐起倒葱，娇在房中打抿笑，后檐栽死野老公！”不理她的茬。胡椒面心知肚明，昨夜饭煮少了，人家没吃饱，起心报复。胡老板倒是乐呵：“大粪是到屋的财喜！”生拉硬扯劝婆娘进屋。

闷兜无心逛街，也忘了回家，满脑壳都是板子击打的声音。仿佛觉得，挨打的不是花喜鹊，而且自己的心尖尖儿！一个偷人养汉的货色，有啥子怜悯的？但花喜鹊跟余孝勇，总比跟简老板要好。简老板一块棺材板子，凭啥子娶了一房又一房？母亲不是说要攒钱给他娶媳妇嘛，真要娶，就去找花喜鹊一模一样的。一天到晚死守着，她敢偷人？一路恍惚，闷兜来到简家盐行，看花喜鹊从后门溜进去。门如一声叹息，呀了一声，从此缄口。糟了，她掉到深井里去了，在里面一边呛水一边扑腾。爬上院墙，里面没有丝丝儿蚊子气。海棠花在墙角烂漫地开，山茶红艳艳的花瓣儿，落在青草地上，一枯萎就泛黄了。简老板呢？还在挺尸？他若知晓，花喜鹊不死也得掉身皮！心慌不止时，母亲愤怒的喊声穿过晨雾，针一样扎进他的耳朵眼儿。

青苹清早摆摊子，搬不动厚实的案板，叫闷兜起来帮忙，喊了好几声没人应。她气恼，太阳都晒到屁股上，还贪睡？推门一看，狗东西，半夜翻窗户逃了。她拖了根响篙，满大街叫唤。

闷兜匆忙跑回来，被母亲劈头一响篙：“疯到哪里去了？”他想硬扛，可响篙是打猪的，落在人身上，浑身紫条条。

“骡子叫我去皇坛，看花喜鹊的白屁股……”

青苹气封了喉！狗东西胆大包天，连皇坛上做法事都敢偷看！看来，不下狠心，这根苗子是育不直了！她摔了响篙，指着儿子的鼻尖儿喊：“春社一过，你给我当挑二去！你就是死在盐大路，也不能跟骡子一起，混成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！”

青苹一句话，石头一样砸在闷兜脑壳上，他蒙了。青苹把吓傻的儿子扔在屋里，气呼呼地上街，她要趁天色去买刚上市的儿菜。气得慌，脚步也重，绣了花的圆口布鞋，在光溜溜的青石板上哧哧作响。大黄也讨嫌，把一只花母鸡追得遍扑，扇了她一脸的尘土。她恼火地揉眼睛，朝着街口骂：“黑心烂肠的，声气儿不留就走了，害我独自拖个崽！我不偷人养汉，偏生下这不听管教的狗杂种，板壁上都是脚印！不是守你这根独苗，我何苦在世上苦熬？”骂着揉着，心里酸，满手湿漉漉，在衣襟角擦了。

这街也不清静，从早到晚人挤人。正恼着，背篓被人碰了，当当几声脆响。扭头一看，地堡商人程老五擦肩过去，搭肩碰在她的背篓上，洋钱在里面张扬。人说金银不现白，大街市上行走，钱是惹祸的根苗！她想追上去提个醒，一挑担担横在她跟前。程老五也赶考似的往前窜，转角就不见了。

闷兜在屋里傻站着，看母亲勾腰驼背把一背篓儿菜背回来，歇在院子里擦汗。今儿真烦人！脑子乱得像鸡窝，板子，响篙，花喜鹊，挑二……他把白眼仁使劲朝母亲翻。青苹也不示弱，把儿菜倒了，眼光横过去，刀子一样剐他。母子俩斗狠，后门口梆梆有人在打门。

闷兜一个纵步上去，拉开门闩，一个人栽进屋来。青苹慌忙过来看，巧了，是刚刚遇见的程老五。

“大姐，求你别声张，乡丁抓人来了。说是查鸦片，实则打劫……”是的，前些天在凉天子街就听说了，新来的乡长胡必成养了一帮乡丁，借口查鸦片，打劫商人财物。

不容人细想，后门口就热闹起来。“开门开门！”好些人边撞门边吆喝。青苹使闷兜把程老五带到灶屋，藏在地下的红苕窖。正要开门，门板咣当一声砸进来，碎了。

青苹冒火了：“做啥子做啥子？青光白天打劫是不？”进来的是一

群乡丁，个个拖刀带棒：“刚才有个男的，是不是进你屋了？”青苹不答话，快步往外走：“棒老二打劫了！砸烂人家后门不说，还不干不净诬赖人！”

一声叫喊，一街人蜂拥着，看热闹来了。青苹见机，给闷兜一个眼色。闷兜厌烦母亲在屋里招惹男人，可他更厌烦那群乡丁，在梅子街上耀武扬威，一个泡粑都吃不安生。外面嘈杂临近，他一巴掌拍在鼻梁上，顿时鲜血喷涌：“救命呀，乡丁进屋打死人了！”

这还了得，光天化日抢到屋里来了，街坊邻居撕扯着翻箱倒柜的乡丁。一个乡丁正要去掀红苕窑，肖老七和胡老板一把揪住他，要拖到街上去讲理。青苹带着嗷嗷大哭的闷兜，朝中街去了。

乡长胡必成的府第在利川县城。他刚来梅子，嫌乡里条件差，住在叔父家里。叔父在中街开了一家绸布店，后面有一片宽敞的院落，他就住在临河的二层的厢房里。

这会儿他正摇着椅子喝茶，街上的嘈杂飘上来，扫了他的茶兴。吵啥子吵？天还塌了不成？他出了厢房，矮胖的身子圆球似的，从梯子上一路滚下来。滚到转角，一个俏姐儿拉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娃儿，迎面将他堵住了。胡必成一愣，腮帮子肉痣上的三根黑毛被河风吹得翘起来，招摇得不是时候。

“胡乡长，我们母子几时招惹你了？你清早派人打到我屋里去，把我儿子打得半死！”

这群龟孙子，不是去拿地堡那商人吗？咋打到咸菜店去了？咦，来梅子也有些日子，咋没留意这姐儿呢？眉眼清秀，前凸后翘，脸皮子好白！才出锅的嫩豆腐！栏杆上这几根指头，细长柔软，怕是轻轻一拎，人的心尖尖儿都碎了！

胡必成看得呆，半晌不吭声。肖老七他们扭着乡丁，吵吵闹闹带着一街人过来了。乡丁朝他叽咕：“那人跑到他们家后门就不见了！”青苹一步跨过去，指着乡丁的鼻子：“看看看，还在诬赖人！自己跟丢了，反倒把脏水泼到一个寡妇身上！这叫我往后咋活！”扑上去要跟他拼。胡必成一巴掌扇过去：“瞎眼了！咸菜店是规矩人家，咋会窝藏鸦片贩子！赶紧叫人回来，到别处去搜！”

人群慢慢散了，青苹拉着闷兜，气呼呼地往回走。刚回咸菜店，胡婆婆跟着就来了，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包上好的党参：“必成说，你家闷兜冤枉出了那么多血，你给他煨口汤，好生补补。”青苹冷笑：“我们穷家小户的，没那么金贵，这刚开叫的仔鸡，还是留着给胡乡长自己享用，别吃饱了撑得慌，闹得左右邻舍不安宁！”胡婆婆热脸贴了冷腚，极不烫热，气冲冲踮着小脚回了。

闷兜守摊子，在门口望风。乡丁们在街上搜查一阵，没有响动了。刚刚清静，赵铁匠家的大毛、二毛、三毛，还有黄屠夫家的赖子和杵头，光着脚板皮乱跑：“闷兜要当挑二啰！”他给赵三毛棉帽里撒过尿，给黄屠夫的肉案上撬过狗屎，所以他们巴不得他死在盐大路上不回来。还可气的是，简雪涛也带帮丫头拍巴掌：“挑二哥哥莫快活，上磨肩膀下磨脚。脚板磨得像锅铲，肩膀磨得像龟壳！”得意得像六月天喝凉水。要是往常，闷兜早上去收拾他们了。但今儿不敢，母亲气还没消呢。刚才这一出双簧演得好，她改主意了呢？

青苹把程老五从红苕窑里叫出来，他惊魂未定，把一碗滚烫的阴米圆囔咽了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：“大姐，我真的没贩鸦片……”青苹见他可怜，赶紧宽他心：“常从门口过，好歹晓得些底细，你若伤天害理，我巴不得天打雷劈，何苦救你？”程老五一听，眼泪把管不住，要给青苹磕头：“若是被他们抓去，钱被洗光不说，只怕性命难保！胡必成歹毒是出了名的，杀得猴子刚得狗！再说，我婆娘十月怀胎，这几天要生了……”青苹拦住他：“我给你备些火炒饭，拿几个粑粑灯笼，天擦黑赶紧回去！”她和面，生火，蒸饭。火星子一串一串从灶里蹿出来，像节日里奔腾的焰火，照得人心里暖。程老五抓一把洋钱：“这点心意，算是我感谢大姐的救命之恩！”青苹黑了脸：“你要那样，我开门撵你出去！”程老五把洋钱收了：“我家在地堡街后那棵老黄果树下，日后若是经过，一定到屋喝茶！”

擦黑，青苹打发闷兜送程老五上路。闷兜把程老五送到盐大路，他刚要作揖道别，鼻子上却重重地挨了一拳。程老五摸一把鲜红的血，惊呆了，连声问闷兜何故打人？闷兜说：“你害我流那么多鼻血，我也让你尝尝滋味！”程老五哭笑不得，拎把艾草塞了，转身要走。闷兜